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上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三目

吳縣黃丕烈

子類

新序十卷

北宋本

新序十卷

校宋本

說苑二十卷

北宋本

說苑二十卷

宋本

說苑二十卷

校宋本

鹽鐵論十卷

校明鈔本

潛夫論十卷

明刻本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九賢秘典一卷

鈔本

管子二十四卷

宋本

管子二十四卷

宋本

韓非子二十卷

校宋本

棠陰比事一卷

宋本

宋提刑洗冤錄五卷

校元本

孫真人千金方三十卷

宋刊醜元明刊本

普濟方

殘宋本

存第一至六

普濟本事方十卷

鈔本

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
新編張仲景註

解傷寒發微論二卷

元刊本

史載之方二卷

宋本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八卷

宋刻本

太醫張子和先生儒門事親三卷直言治病百法二

卷十形三療三卷撮要圖一卷附扁華訣病機論

三法六門方一卷世傳神效名方一卷治法雜論

一卷

金刊本

新刊河間劉守真傷寒直格三卷後集一卷續集一

卷張子和心鏡一卷

元刊本

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月注麻一卷

影宋本

銅壺漏箭制度準齋心製几漏圖或口卷

影宋本

不得已二卷

鈔本

靈臺秘苑十五卷

校明鈔本

乙巳占十卷

舊鈔本

五行類事占七卷

明鈔本

葬書釋注一卷

明刻本

易林十六卷

校宋本

新雕注解玲瓏子三命消息賦三卷校正李燕陰陽

三命二卷

宋本

三歷撮要一卷

影寫宋刊本

圖書見聞志六卷

前三卷元鈔後三卷宋刊

書苑菁華二十卷

影宋鈔本

畫鑑一卷

校舊鈔本

衍極五卷

校舊鈔本

衍極五卷

明刻本

圖繪寶鑑六卷

舊刻本

文房四譜五卷

校舊鈔本

文房四譜五卷

鈔校本

硯箋四卷

校宋本

硯箋四卷

舊鈔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三

新序十卷

北宋本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口年口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鑿刻之佳惡一閱而可辨者也辛丑夏五謙

益題

在卷一後

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賞傳錄何校宋本

新序臨寫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其真矣繼於四月十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本來留閱信宿校首冊三卷開卷第二行有曾鞏地與姓名一行何校本未及增又未知何所校之宋本云何也何校原本在顧澗賞堂見抱沖處係陽山顧大有所藏顧之前藏於憩橋巷李氏余所見宋

本第一卷末有東澗跋何校未之及知非一本每葉幾行每
行幾字彼此相類而所校又與刻本間有殊異未知何故余
愛之甚惜需直八十金故以樣本還之不及窺厥全豹大爲
恨事自後書友來必曰此書爲物主攜往他處將不久留於
江南境矣盍如其直得之乎余遂究其所從來云是太倉王
氏物渠與畢秋鶚制府相友善宋刻善本亦嘗歸之故本地
不售將往楚中求售如售去家中宋本皆盡往矣余豔其宋
本之多屬書友更攜他書借閱書友允吾請至冬果以北宋
小字本列子來需直六十金余喜異書之杳至後更勝於前
不復計錢物之多寡以白鏹八十餘金并得之是時余方水
被火災後爲治家計最急省他費購書室人交偏適其亦置

若罔聞而已今屆移家月餘諸事稍定倩工裝池分爲五冊
書中有板刻朱印溫公訓子語一紙爲信陽王氏四部堂識
足見藏書家珍重之意因裱託置諸卷端俾垂永久裝畢迫
述得書顛末并著宋本或有異同校者不無訛誤是在目見
而又心細方盡讀書之能事爾時嘉慶元年六月望日書於
玉洗馬巷新居之小千頃堂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辛酉秋
九月望後一日觀書於東城蔣氏見有宋刻本新序爲陽山
顧大有所藏方晤何校所据卽此本矣初見時覺板刻字形
與余所收似不甚異及借歸參閱乃知前所云所校又與刻
本間有殊異者皆顧本有以亂之也卽如卷九中是後桓公
信壞德衰衍一德字殷夏之滅也訛湯爲夏字張千房之謀

也句下脫楚雖無疆漢史作楚雅無疆小注十一字

此在卷中

其錯誤迭出他遇宋諱如殷如竟如完如構皆未缺筆每葉上填大小字數下注刻工姓名皆與余本異雖行款悉同而字形活變不能斬方彼此相校真如優孟衣冠矣始知宋刻本一翻雕而神氣已失不必在異代也則此本之可貴逾勝於初得時書友之索重直若有先知者耶堯圃氏又識 蔣本新序余定爲覆刻者前跋已詳之頃響庭金君從蔣氏購歸與余攤書對讀知兩書實出兩刻如信壤德衰蔣本磨德字文理爲順於原本則衍矣茲又隨手勘及知盈海者矣蔣本者作內此原本作者朱筆校改內字是又據後出之本改之也以余所見所聞如高注戰國策歐陽志輿地廣記劉

向古列女傳同一宋本而皆各有異世非一刻卽文非一例
在各存其真可耳國策輿地廣記列女傳余竇其一而此外
藏於他所者或得諸間或得諸見不能爲兩美之合亦造物
有以使之然也轡庭先後來吳中而皆獲至精之本以去可
謝識寶者而以余訂交如轡庭談書又得一良友寒齋數日
之敘自宋一屬中添一段佳話他日攤書對讀同成豈與長
毋相忘冊邪此五視樓事并誌於此以告後之讀是書者庚子季
冬五日宿雨初霽丕烈書 嘉慶庚午十一月借居陶陶室
蕘圃先生出眎宋槧諸書皆見所未見而此本尙不與焉他
日余得蔣氏宋本新序急乞假以校讀之知蕘圃已先於辛
酉年據校矣以此本爲初刻蔣本爲覆刻審定之確無是過

其記異同曰衍曰脫亦道其實曰誤予以爲正不誤也惟湯
易夏當別記不應改本文而斲圓墨守初刻必以不同初刻
者卽爲誤余未敢信跋而還之陶陶室先後得二宋本陶集
取名其室并及嘉興金錫爵記卷首副葉信陽王氏板刻朱
印溫公調子語云溫公謂衆
聞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取閱彈累數十有若若
手未解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賊貨只備家惟此耳然當
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則日即其
於當日所創萃書其上以摹其腦所以年日漸深終不損動
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
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其
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而觀其沿而覆口
而撫而挾過故得不至畏然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
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况以吾
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信陽王氏四部堂識

新序十卷

校宋本

此康熙庚寅義門何氏用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校乾隆乙

卯傳錄澗齋記時孟陬九日也 乙卯閏月借顧澗齋傳錄
何校宋本臨寫一過何校原本在伊兒抱冲處俟臨畢當歸
參考之棘人黃丕烈 四月望日往訪抱冲索觀何校本知
顧本藏於愚橋巷李氏亦古書授受之源流也爰復表而出
之蒐圖 此本間有與宋本字合者以雙圈識之視顧澗齋
所校漢魏叢書本勝之遠矣卷首序曰叢書本無之此本居
然完璧洵近刻中之佳者也蒐圖氏識 嘉慶四年太歲乙
未五月孫星衍借歸金陵校於五松書屋 嘉慶庚午冬金
君鸞庭收得蔣本所藏新序卽義門據校之本陽山顧氏借
藏者復取讐一過復翁 校書之難如掃落葉如拂几塵此
書於向年校過家藏朱刻卽東澗跋本後粗以陽山顧氏所

藏宋刻覆之知兩本實有異同因匆匆借校略識其異頃是本已爲嘉興金轡庭所得復取續校卷中識將本者是也蔣氏卽顧舊藏而何所據校者向藏史家巷賜書樓蔣氏今分支居西白塔子巷者家不甚貧卻愛財而不愛書故是本爲金所有余初見時其家估直十二金欲并售未能獨得後累至十倍茲以番餅四十二枚易之轡庭何幸而遇此江漸分儲非復吾郡中物矣書之黯然庚午冬十二月十一日復翁

說苑二十卷

北宋本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廿八日看畢是日立秋有本無秋惟與民收藏一印
余向藏宋刻新序而說苑僅見小讀書唯所藏宋刻殘本

係咸淳乙丑九月重刊者其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所
缺卷八至卷十三余曾借校一過此外又借錢遵王校宋本
參之蓋錢校卽據咸淳重刊本因所見本缺葉多同特錢所
校時未缺六卷耳其中如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
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本以下皆
無者獨完好無缺信稱善本矣頃友人陶蘊輝以此宋刻說
苑全本示余謂是揚州賈人託其裝潢而欲爲他售者渠許
以重直爲余購得余喜是書可與新序爲合璧而行款多同
必是北宋以來舊本因遂得之取校咸淳重刊本實多是正
卽如六卷陽虎得罪條多非桃李也四字盧抱經書拾補
中據御覽以爲有非桃李也四字詎知宋刻初本固有之耶

其他佳處不可枚舉余悉校諸程榮木以供同好之傳錄云
至於書有初刻重刊之別又有原板修板之殊前所收新序
係初刻而陽山顧大有臧者係翻板茲所收說苑係原板而
虞山錢遵王校者係重刊彼此先後各有異同今余何幸而
兩書皆得盡美盡善之本展讀一過盡正羣訛豈不快哉豈
不快哉嘉慶歲在丁卯秋八月白露後二日士禮居重裝并
記復翁黃丕烈 卷二第五葉原失用咸濟重刊本補錄

附錄小讀書堆殘宋本卷十九卷二十宋刻款識

說苑卷第十九

歲壬申秋瑯山翁士白重修校正

說苑卷第二十

鄉貢進士直學胡達之跡役

迪功郎改差充鎮江府學教授徐沂

咸淳乙丑九月迪功郎特差充鎮江府學教授李士忱命工重刊
余初得是書時見其中有籤題云說苑六冊無宋刻字樣卽
疑此書之來必非貴重者或係出於冷攤而五柳主人以特
識得之久而探聽消耗知是書爲墨古堂周姓物周本不識
書者設肆於郡東王府基偶一日有老者以手帕包一書來
索直青蚨七百周酬以二百四十文其人卽懷錢而去遂持
示同業某某曰此明刻也奚貴耶後售於五柳得青蚨一千
四百因入余手易朱提卅金是書之爲宋刻稍稍流傳於外
矣外人轉相告其語達於周周邀同業某來索觀余祕之不

示蓋其書已賤售而知獲重直未免啟爭競端且側聞陶之語周亦猶是同業某之說也某之說而果是爲不智陶之語而果是爲不仁余故未便囑示也而余卻甚德乎陶向使不以歸余余亦無從得此至寶故卒不使周之知陶之歸余者果周之所得否也惟是是書所由來卒不知其自因思吾郡甚大故家之臧弄行李之往來所臧之富所來之廣安得盡入余手而一爲品題其甲乙耶余於此不能無感慨云書此以存一段佳話俾知書之遇與不遇係乎人之知與不知可歎也夫可歎也夫九月三日燒燭檢此復翁均在末舊裝卷四卷五中互有錯簡今悉更整無脫葉也復翁記在卷六

說苑二十卷

宋本

此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說苑拜經樓藏書也余友海甯陳君仲魚知余新得宋刻廿二行廿字本較諸本爲勝因取是本相示余校讀一過與向所見顧抱沖本相同而字之正誤彼此互異當是板有原與修之別印有初與後之殊也其妙處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本以下皆無之則信稱善本矣惟是卷六陽貨得罪條非桃李也四字余本爲然與紹弓盧學士羣書拾補引御覽合此猶失之其他與余本異者亦復彼善於此此真宋本之乙邪內闕第十四卷向未標出惟抱沖本可補抱沖本亦闕八至十三卷此本可補惜抱沖已作古人拜經又居他邑彼此鈔補爲難耳丁卯小春望日讀畢復

翁黃丕烈

說苑二十卷

校宋本

嘉慶元年冬借顧抱沖所藏殘宋本說苑校此顧本缺八至十三復借周香巖所藏錢遵王手校宋本補完因循未成至二年五月始竣抱沖已作故人而書猶未還傷感之至薨圃抱沖所藏殘宋本說苑雖多修板照校各本有佳處卽如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以下本皆無之則非此幾致脫略矣明刻當以程榮漢魏叢書本爲近古餘則脫略不可殫述長傳校宋本於此冊後之見是篇者勿輕置之五月二十三日燈下黃丕烈又識 丁卯六月十二日五柳主人以提州寄

到廿二行行廿字宋本示余因手勘一過較小讀書堆所藏
殘本爲勝復翁前校殘宋本就卷末重刊年月計之已在
南宋末且多修板故訛舛甚多今所見宋本刻既在前版亦
無修故是正良多說苑以此爲最矣舊本新序說苑卷首
開列陽朔鴻嘉口年口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
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卽此已見其謬無論其他
矣余家舊藏新序宋刻與時本迥異惟說苑僅據小讀書堆
殘宋本補以錢述古校宋本猶未盡善今見宋刻與新序版
刻相類所云體式正同信善本也丁卯七月二十五日復翁
識 十月十一日海甯陳仲魚自其邑來攜同邑吳槎客所
藏宋刻咸淳乙丑九月重刻本說苑示余余歎爲奇絕蓋是

本與顧抱沖藏者同而抱沖所缺者八卷至十三卷吳卻有之可以補校一奇也抱沖本與槎客本大同而小異蓋板有原與修之別印有初與後之殊又可彼此參訂二奇也惜吳本缺第十四卷抱沖已作古人槎客又居他邑無從作合各爲補全耳余因仲魚之借而得觀咸淳重刻本之全勝於向借周藏錢校之尙非朱刻而目何幸耶因二十二行行二十字之宋本而仲魚知之并引出咸淳重刊之又一本不更幸也校畢記復翁書於冬蕙山房時小春盎中發蕙一校吳本載乾隆甲辰二月仁和孫志祖跋云晁氏郡齋讀書志敘說苑篇目避孝宗諱易敬慎爲法誠而此本不易以爲疑余謂此疑咸淳本之出孝宗後爾何亦不避豈知重刻云者特

翻舊本故遇慎字間缺末筆若自來所得本并不避慎字則刻校先矣宜敬慎之不易爲法誠也復翁又識 戊辰夏

觀書濂溪坊蔣氏又見咸淳重刻本印亦糊塗字多描寫較顧吳兩本爲勝惜時方購進御書籍索直甚昂未易得也

續從坊友處見一本與濂溪本正同亦爲蔣氏物蓋又居於西白塔子巷者也 道光元年二月小讀書堆殘宋本散在

坊間借歸續校藝圃

以上各跋均在末卷後

宋刻二十二行行二十

字本已歸藝芸書舍案頭止此手校本矣余於此書所見之本卽咸淳重刊本亦共有四種吳槎客本雖缺第十四卷而有與殘宋本異者較佳蓋有原板修板之別也殘宋本誤字向未一一記出或因其誤置之今於二十五年後重覩舊物

反一一校在上方以辛巳續校別之知向所未校者或忽略漏校或有意刪除也古書日少向藏者亦復散佚講此道者實無其人咸淳本久欲求售無過而問余擬購得卒以估直太昂置之借諸坊間續校一過眷眷於此本之佳猶留古書面目也非桃李也四字誠爲廿二行廿字本所獨每卷標題云校正說苑無某朝某年某月某人莫可得而尋其原委矣自己所藏既去又復念及他人所藏者書魔之故智歷久不忘耳堯圃

在第十卷前

嘉慶乙亥五月吳翌鳳借校

在卷首

鹽鐵論十卷

校明鈔本

禎遊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地國家非空言也惜所

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承乏江陰始得
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興四
方大夫士共之宏治辛酉十月朔日新塗涂禎識 嘉慶癸
亥蕘翁屬閱一過就所見標於上方此書明代屢刻俱遜於
櫻甯齋鈔本然誤處仍多惜不得宋元舊槧一掃風庭之葉
也嘉泰壬戌本見宏治辛酉涂禎跋中不識尙在天壤間否
顧千里記均在卷首 太元書室刊本校甲寅除夕前一日潤費
記 校畢時未及一更新月半規天光潔靜令人添靜意幾
許蕘圃氏 石鹽鐵論十卷係活字本余借顧澗費影寫本
傳錄者原本出於洞庭鈕匪石之友所藏其用以校活字本
者則又崔氏所藏太元書室本也雖經校勘訛字尙多俟以

舊鈔本正之棘人黃丕烈 嘉慶癸亥夏用櫻甯齋舊鈔本
校與太元書室刊本甚近然首有都穆序謂刻於江陰其作
序年歲又同出宏治辛酉而實勝活字本未知何故丕烈校
竣書 通本用墨筆於藍朱二筆上是者加圈非者加豎兩
存者加點疑者不加圈點庶兩本佳處訛謬者亦不掩矣端
陽日蕙翁記

以上各跋均在未卷後

潛夫論十卷 明刻本

潛夫論以此本爲最古明人藏弄率用此余舊藏本爲沈與
文吳岫所藏馮已蒼所藏卽從此出中有缺葉出馮鈔之後
所補故取馮鈔校之已多歧異頃從坊間購此首尾完好適
五柳主人應他人之求遂留此輟彼丙寅夏蕙翁識 道光

甲申四月命長孫美鑿手校一過不僅如在軒大令所摘錄之佳字也余家向藏一本已易出今又去刻留校鄙人心事可知幸我好友如月霄二兄視明刻如宋本物得其所於心稍安焉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丁丑仲秋湖賈以閩中所刻書數種求售此何博士備論其一也書爲浦城祝氏留香室開雕首載四庫提要未有祖之望跋謂鈔自翰林院所藏四庫副本取對此大段相同字句間有異耳餘書亦皆閩中人著述開雕於嘉慶辛未以道遠不通交易賈人偶得說爲奇貨未之收也後書賈願以他書相易率歸之聊記于此復翁何博士備論四卷載直

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此本偶得諸郡故家通二十六篇不分
卷未知全否因其爲穴研齋繕寫珍之先是收得穴研齋繕
寫諸書初不知爲誰何并所鈔時代先後惟陸游南唐書爲
虞山錢遵王藏書則在遵王先矣他爲宋人說部各種總得
於松江故宦家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
是亦古物此冊又在郡中故家三次搜羅共十餘冊惜紙張
大小未能一律裝潢各仍其舊可耳乙亥夏仲復翁

九賢秘典一卷

鈔本

此九賢秘典一卷余於讀書敏求記中知其名頃師德堂書
坊持以求售余取其秘也得之雖非述古舊物然爲校菴于
鈔書倍加愛惜焉黃蕘圃書

管子二十四卷 宋本

嘉慶丁丑重陽裝成越一日以陸敕先原校宋刻本手勘一過鈔胥脫誤甚多臨寫時校正者鑿筆標於上方茲手勘其脫誤者以黃筆標之陸校在劉續本上於宋刻可疑處每識於旁茲鈔胥寫入本行所以存宋刻之真而余復標出其字注曰校改者皆敕先所謂刻舟也陸跋二通錄附於後復翁毛斧季以善價購得錫山華氏家藏宋刻管子錢遵王貽余此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過頗多是正時賦役倥傯愁悶填胸當研朱筆時大似弈秋誨弈一心以爲鵠鵠之將至撫己爲之一笑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陸貽典識古今書籍宋板不必盡是時刻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爲常

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甯從其舊也余

校此書一遵宋本再勘一過復多改正後之覽者其毋以刻

舟目之康熙五年丙午五月七日敕先典再識

均在第十一卷末

此宋刻管子二十四卷原缺卷第十三至卷第十九任蔣橋

顧竹君藏書也二十年前曾借校之其佳處實多因中有缺

心甚有歎未爲全美後京師某坊緘寄一宋刻宋刻已糊塗

經俗人剗其糊塗處以時本填之多未可信故卒未據以校

藏本近日宋廬宋刻子部並歸他人重憶向所未悞之本遂

從顧氏後人歸之而中所缺卷余故友小讀書堆藏陸敕先

校宋本亦向伊後人借歸據補陸校未記行款茲就余所收

宋刻行款約略爲之未可據也至於字句之間他卷多同宋

刻則此所缺而陸校有宋刻應亦可據且陸校出毛斧季所
藏宋刻則尤可信唯是校書如掃落葉他卷之陸校證以余
藏之宋刻有脫至一句者安知余所據之卷不有類是者耶
不過以校宋補宋刻稍勝時本耳藏書之道如是而已暇日
當再取陸校以校余所補本并以參余所藏本或可盡得其
異同嘉慶丁丑重陽秉燭記復翁均在卷末楊紹和案是
三字注二十八字卷一後有木記云蔡潛道宅板行紹興王申孟春
新雕印又未卷後有木記云蔡潛道宅板行紹興王申孟春
朔題並巨山張嶽讀管子一則謂紹興已未從人借得舛脫
甚眾頗爲是正鈔藏於家云案王申乃紹興二十二年上
距己未僅十二年潛道所刊當卽據張氏鈔藏之本在今日
爲最古矣其中佳處足正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
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作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
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逆天者天圍之未誤作違之乘馬
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大山
錄纏得入焉未誤作纏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

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
待權與明必勝則又慈者勇未誤作權與宙合篇內縱於美
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大夫不侍宗室未誤作
宗至入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求字
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務物內亂自是起矣未脫矣字小
匡篇管仲詘纘捷在末誤作插使維順端慙以待使注待
時待可用之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
馬代之又驅最一代均未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噬噬注柳
謂以木連狗未誤作猥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
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動者二字亂主獨
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眾人使人有禮遇人有禮
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
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未誤作問口山國執篇不籍而墮因
爲之有道乎未誤作道予皆與高鄴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
所引相合其他類是者尚不能
一二數信知此本之可寶矣

管子二十四卷 宋本

管子世鮮善本往時曾見陸敕先校宋本在小讀書堆後於
任蔣橋顧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後有長方印記其文云

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驗其款式當在南宋末年中
缺十三至十九卷卽其存者取與陸校本對亦多不同蓋非
最善之本也甲子歲余友陶蘊輝鬻書於都門得大宋甲申
秋楊忱序本板寬而口黑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直一百二
十金豪釐不可減余亦重其代購之意如數許之遂得有其
全本案大宋甲申不言何朝核其板刻當在南宋初以卷末
附張巨山讀管子一篇也內有鈔補并僞刻之葉在第六卷
中徧訪諸藏書家無可借鈔時錢唐友人謂余曰嘉興某家
有影宋鈔本與此正同余聞之欣然而無以應我之求適
陶君往嘉興於小肆中獲其半檢所缺葉一一完好字跡與
刻本纖毫不爽方信影鈔者卽從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

失之耳命工用宋紙從影鈔本重摹輟鈔補僞刻之葉而重裝之管子至今日宋刻始完好無關豈非快事取對顧氏小字本高出一籌當是敕先所據以校劉績之本者也後錢唐友人來詢之知嘉興所見者卽此鈔本其不肯明言在書肆者恐余捷足先得孰知已有代購之人爲之始之終之俾得兩美之合哉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士禮居重裝并記

韓非子二十卷

校宋本

書必真本爲上其次從真本手校乃可信蓋手校真本止隔一層卽於此本余於宋刻藏本兩家皆親見真本似爲可信矣韓非子別有顧千里爲余手臨諸家校本在趙本上然諸家所校宋刻及藏本今取以勘余親見之宋刻與藏本皆

不同余故云手校真本乃可信也

均在卷首

向從郡城周香嚴

家借得張鼎文本韓非子雖明刻然頗近古已屬余友顧澗
蘋臨校於趙本矣去年在坊間購得此刻取所校張本核之
多合固知其爲善本也然究未知其本之何自出爰假貞節
堂袁氏所藏道藏本手校一過見卷中有同卷字又有虧四
記號乃知亦自道藏本出故大段尙好惟字句間有不同想
是校改重梓所致與道藏猶不盡合新歲杜門謝客竭三四
日力而校讐至再今而後道藏本之面目纖悉無遺趙本云
自宋本出澗蘋又爲余校臨諸本於上取兩本讀之信可爲
參互考訂之助爾壬戌春正月九日黃丕烈識 以朱筆校
道藏本此壬戌春間事也既於是秋獲影宋本復手校首幾

卷旋卽中止蓋影朱本雖出自述古而此外又有宋刻本適借諸他所手校於影朱本上其異同尙多不暇悉臨校於茲也今長夏無事取所有子書次第校勘淮南列子二家已從宋刻精校此猶少副本因復續取校宋刻影朱本傳錄於此道藏本與宋刻本互有出入當參攷而酌之其中可耳丙子

六月下弦復翁

均在末卷後

棠陰比事一卷 朱本

此宋刻棠陰比事向藏試飲堂顧氏傳是樓故物也顧氏名珊號聽玉者余素與之好其所藏間亦歸余然未能盡觀聽玉故後其子姪輩邀余與一二識書者盡發藏爲之區別高下作三分俾各房守焉是書雜諸租簿中余拔而出之定爲

上等後適屬諸有資不必謀售者余往來於心久矣近因各
省大僚購求備貢之書書主人獲善價稍稍散出余因是得
以入手出番餅十四枚誠快之至也夫書之貴賤以有用無
用爲斷并曰名實相副者爲重卽如此書世間非無傳本然
經吳訥剛定加以附錄雖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安得是書出
俾見廬山真面目乎頃陽湖孫伯淵觀督山東覆刻元版唐
律疏義洗冤錄二書行世擬懇懇併刻之以傳豈不更快乎
嘉慶戊辰秋七月七夕後二日黃丕烈識

宋提刑洗冤錄五卷

校元本

洗冤錄舊刻不多見得見覆刻本已鮮世傳者非其本昔矣
余家舊藏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前有聖朝頒降新例幾條

載大德云云故定是元刻茲胡文煥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脫
誤且改易卷第因手校之庶可讀也復翁 明人喜刻書而
又不肯守其舊故所刻往往戾於古卽如此書能翻刻之可
謂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設條目何耶余向檢也是圖書
目於律令門載有洗冤錄一卷無冤錄一卷平冤錄一卷茲
從此刻攷之殆卽指是書蓋書分上下猶是一卷耳故目云
一卷也無冤平冤亦胡文煥刻余與此錄併得之丁卯秋九

月黃丕烈識

均在卷末

孫真人千金方三十卷

宋刊配元明刊本

嘉慶四年二月十九日至昭明巷老屋遇書友邵鍾琳謂余
曰吾兄西山堂中有元板千金方中配明板者曾送閱乎余

曰未也因到彼閱之適主人不在從其火取歸共十四冊內
配第六至第十第十六至十九仍缺第二十卷其餘皆朱刻
宋印非元板也越日遣人問其價需錢二兩四錢遂如直與
之余家舊藏錢述古鈔本云是從宋閩本出者已自侈爲善
本今得宋刻勘之鮮有一處符合者初不解其故後檢通考
知晁所見者爲千金方三十卷陳所見者爲千金備急要方
三十卷本其前類例數條林億等新纂則知鈔本卽從宋閩
本出已是經後人增損原書故與宋刻原本多所不同也二
本非特文義增減卽藥名分兩法製殊有不合前人之方忽
經後以意改削可信不可信乎矧錢本所據今以補入宋本
之明本參攷同出一原於明本爛板鈔本皆缺文宋閩本所

出益未可信其說矣惟是千金方宋刻昔人無有見及者所見止千金備急要方故不得不以此爲祖本而於林億等纂例以前之木反有不信爾余得此本雖殘缺亦自侈爲奇祕矣持示五柳主人反以明刻爲勝於舊刻而宋則斷斷乎其不信宜酉山堂之以無意得之其火云收於店門前而仍以無意去之也古書難識于今益信云歲在己未清明前五日棘人黃丕烈書于士禮居 二月廿六洞庭鈕非石楓橋袁綬階訪余予以書出示相約以詩紀事用孫字禁押本事時同觀者有西賓夏方米謂余宜用杜老明妃詩例送道之率成五律四首并不重韻千金偏易得宋刻儼然存儲急誠爲要重刊未足論混淆今世本

世行本爲九十三卷

補綴舊時痕 晁志真

堪據題應陋振孫 開國樂陽鄭藏書到子孫書中有樂陽

氏家藏幾時晦塵土頃刻抵瑤琨纂例曾經億嫌名卻避諱

此書遇敵字作卅方嗟尙缺何處覓仙魂 鬼遺方卅半藏

故避光宗嫌名卅方嗟尙缺何處覓仙魂 鬼遺方卅半藏

弄認錢孫璧焉余所得朱文游藏舊鈔本有錢遺王孫慶

增國插架分先後鬼遺方去排籤並弟昆敏求記方書門始

劉涓子世增收駿價仙感活龍恩從此思明理都慙少夙根

人命千金貴方書自古尊所嗟求祕笈不盡出醫門本草

心徒愛金板本草爲袁傷寒眼竟昏朱板雁安時傷寒論爲

賈以單示余予以醫書置殘編同寶要千金寶要卽從珍重

付兒孫 余旣收得宋刻殘本千金方久藏篋衍未暇裝潢

也及後收得元刻全本知從宋閣本出而錢述古之舊鈔以

爲出自宋閣本者據此也前云此配明本所見未的後又收得明翻元刻宋本缺卷尙可爲狗尾之續因合裝之宋自朱元自元明自明迹不可掩雖合而仍可分不致以僞亂真也
丁丑夏五復翁

普濟方

殘宋本

存第一至六

初書坊某云書船有殘宋本普濟本事方余屬其取閱久之以書來勵存三冊序全目失六卷後已遭剗改也六卷尙完好第一卷首多治藥制度總例擬購之無如索直六十金旣而持物主之札索還并云中人獵酬十金余未及還價而罷仲冬以來爲亡兒營葬爲長女遣嫁兼之度歲辦糶所入不償所出自朝至夕雖身逸而心勞幾幾乎坐臥不寧矣然可

以解憂者惟書余自甲寅後連丁大故天災人事困苦身心
若論處境不知生人之樂而好書一事從未住手謂聊樂我
員者此也昨書船之友攜來各書俱無愜意者因詢前書云
尙在某坊問其直元易爲洋矣今日遂與議易給以番餅二
十枚以他書貼之合四十兩青帙百忙之中出見銀一斤置
此殘帙旁人見之得勿笑其癡耶歎耶余曰此養生藥思之
幾廢寢食余又不知蠹魚之性何以固結若是書存六卷細
點葉數序二葉目錄存九葉治藥制度總例四葉卷一十九
葉卷二二十四葉卷三二十六葉卷四二十四葉卷五十九
葉卷六十七葉共計一百四十四番以葉論價合每葉青帙
一百九十五文近日書直昂貴聞有無錫浦姓書賈卽浦二

田之後持殘宋本孟東野集索直每葉元銀二兩故余感以
葉論價此書猶賤之至者也此書亦卽出浦姓手書有錫山
浦氏珍藏印又有浦氏蕢菽賞鑒印當亦二田家藏者二田
故多宋本書後人不知盡皆散失余向年曾得楊倬注荀子
錢佃本二程遺書俱由浦姓賤售於某坊某坊以之歸余者
此書浦姓賤售於某家某家又售於書船獲此厚直幸余次
第得之俾宋刻勿致失墜此區區之苦心雖無錢而必勉強
致之者職是故耳至於宋刻之可寶序及治藥制度總例時
刻所無其餘卷中錯誤不可枚舉莫謂方書雜伎無足重輕
儻藥品缺少分兩差池致病罔效猶諸經典缺誤處足以妨
事所係豈鮮淺鮮哉書船友姓邵名寶鼎云其書得諸江陰

卽浦姓賤售者並記復翁 跋新得普濟本事方後尙有條

意詩以盡之性嗜奇書及古方颺零殘帙亦收藏當時事實

觀能得詩曲由來起孟楊孟榮有本事詩楊元素上存其六

卷猶全制度先教治藥先版係宋雕何處認真珠丸已諱爲

圓宋刻方書都詳丸爲圓此秘笈沈淪孰與求人亡人得理

周流墨林清玩叢殘甚萬卷堂章卷尾留書經楊李項葉

堂藏書記是在重裝手澤記僊春逆數前朝歲戊辰三百年

來五甲子一書閱過幾家人正德戊辰至嘉慶戊辰甲子五

嘉慶戊辰季冬九日復翁識于百宋一廬

普濟本事方十卷 鈔本

余去年得殘宋本許學士本事方六卷而止取時本校之通

體不符未可鈔補適與老醫周蘊石談及渠有傳鈔本因借以補鈔雖未必與宋刻全合然迴勝俗本矣鈔畢并識己巳四月二日復翁

新編張仲景注解傷寒百證歌五卷新編張仲景注解

傷寒發微論二卷 元刊本

余于去冬收得許學士普濟本事方宋刻殘本僅六卷然出大價蓋以其書之希有也吾友某爲余言許學士尙有傷寒書舊刻本在小讀書堆心甚豔之春二月下旬有書船友不識姓名者二人持元寒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二書又有別種醫書二本求售于余彼因稔知余之出大價得前書故以此來一時議價未及僅得別種之一本許書押還之

以來時復思之不置適書友亦非余不能售故重復攜來豈
書之戀余耶抑余之戀書也出番餅十七元得此以別種副
之仍取其希有耳是二書載讀書敏求記茲遵王圖記宛然
裝潢如舊其爲述古物無疑後歸吾郡惠氏非但松崖先生
有鈐印而余收得百歲堂書目有松崖注語可證物之授受
源流悉悉相合豈不可寶惟是錢惠兩家書目于發微論皆
云三卷此卻上下二卷未知何以岐異情小讀書堆主人作
古數年偶有欲假之書思而不得未能一證卷之多寡爲憾
聞五硯樓曾借錄其副而壽階又往揚州不克急假觀之以
析疑意是所耿耿余檢直齋書錄解題僅有傷寒歌三卷許
叔微撰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脈

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皆未見茲以目見者
證之傷寒歌三卷與傷寒百證歌五卷其同耶其不同耶何
分卷之異耶傷寒發微論二卷與翼傷寒論二卷其不同耶
其同耶何分卷之符耶皆莫可詳矣古書日就湮沒尙賴奕
世藏書家表章其名留傳其種俾後人有所據依我輩好古
書而方伎家言亦在收錄若世之庸醫且有問之而不知其
名者又安能與之賞奇析疑也開窗展玩藉此破索剪燭書
此覺一切塵擾暫爲拋卻樂何如之時己巳初夏將屆小滿
大風揚沙晴雨忽變麥秀之寒甚于常歲并記復翁 越巖
丁丑重裝分四冊又記

史載之方二卷

宋本

向聞白隄錢聽默云北宋時有名醫因治蔡京腸秘之症只用紫苑一味其病遂愈醫者由是知名其人蓋史載之也後余友顧千里游杭州遇石冢嚴久能于湖上出各種古書相質歸爲余言中有史載之方二卷真北宋精藥余心向往之久矣客歲錢唐何夢華從嚴氏買得今夏轉歸於余余檢其方果有大府秘一門用紫苑者始信錢丈之言爲不謬特未知用而見效之說出何書耳至於板刻之爲北宋確然可信字畫斬方神氣肅穆在宋槧中不多觀其避諱若昇字尤他刻所罕千里豔稱於前夢華作合於後余於此書可云奇遇余喜讀未見書若此書各家書目所未收惟宋史新編有云史戰之方二卷戰者以載字形近而譌無可疑者余重其書

之秘出白金三十兩易得重加裝潢遇上方切去原紙處悉以宋紙補之尾葉原填闕字亦以宋紙易去命工仍錄其文想前人必非無知妄作者也上下卷通計一百單七翻合裝潢費核之幾幾乎白金三星一葉矣余之惜書而不惜錢其真佞宋耶誠不失爲書魔云爾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菟翁黃丕烈識於百宋一廬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縑旋煮湯沃淡飯數匕食之每用鏞亦須滌十餘次不然更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口中必滴血一點慄慄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君之疾在素問中經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

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者

曰食掛

吳曉鉅劍森曰素問無此二語余藏有明刊覆宋本亦無之疑史君杜撰也

蓋食不下脾

瘀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

食宿恙頓除此見宋稗類鈔卷七方伎門書友胡君立羣檢

及告余錄之以備參攷 蔡元長苦大腸秘固醫不能通蓋

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問者

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

何爲曰欲市紫苑耳遂市紫苑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

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

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右北

窗彘輟錄卷上一則可爲錢丈之言左證矣嘉慶丁卯正月

二十有九日書復翁黃丕烈 余喜蓄古籍苟宋元舊刻雖方俊必收焉每得醫書古本訪求藏書家目證之辨析同異頃因收得白沙許學士述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二書檢及直齋書錄解題有云指南方二卷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各有論未識卽此方否然茲方爲二卷雖不名爲指南卷數卻合載之向不知其何郡人今解題云蜀人向證諸宋稗類鈔所云朱師古眉州人乃趨郡謁史載之則其所居之郡可知向不知其何名今解題云史堪則載之乃以字行者也聊著之以見讀書有得乃爾觸類旁通其樂又何如耶已巳四月小滿前二日復翁識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八卷

宋刻本

頃從陳仲魚處借得敏求記檢醫家有產科備要八卷所載
長樂云云與後跋同特少十二月初十日六字而瀋熙甲辰
歲五字在刻板南康郡齋六字上殆少易原文入於記中爾
會云楮墨精好可愛與余所收正同想亦是宋板也爰重誌
數語以見述古堂中不乏奇秘如此藁圖

大醫張子和先生儒門事親三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
十形三癆三卷提要圖一卷附扁華訣痲機論三法
六門方一卷世傳神效名方一卷治法雜論一卷

刊本

去秋有書估自禾中歸攜得醫家書一部皆太醫張子和先
生著述其一種曰儒門事親三卷爲卷一二三
今分三冊其一曰直言

治病百法二卷

爲卷四五
今合一冊

其一曰十形三療三卷

爲卷六七
入附雜記

今分二冊

其一曰撮要圖一卷

爲卷九

其一曰三法六門方一卷

爲卷

十今合一冊

其一曰世傳神效名方一卷

爲卷十一
今成一冊

其一曰治法

雜論一卷

爲卷十二
附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今成一冊

板刻既不精緻裝潢亦復

破損旁觀者嗤余之展翫不已而問估人之索直後與物主議易成而向之嗤余者叩余必欲得之故余遂以此書係金人著述其版刻亦出金源且向稱是書總名之曰儒門事親十五卷唯此各標目錄逐種分析始悉戴人之書自有真面目在非可以儒門事親概之也因憶濟研老人元史藝文志有補金藝文者子類醫方云張從正汗下吐法自六門三治病撮要一卷傷寒心鏡一卷祕錄奇方二卷儒門事親十五

卷張氏經驗方二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療三卷

附錄

記一卷一取證目驗金張從正之書多所脗合唯儒門事親十五

卷尙襲傳訛之多耳幸有原書可正其誤也書之可貴者在此後取嘉靖刊本對勘知尙有扁鵲華佗察聲色定死生訣要病机兩門此偶失之忽憶舊藏醫家圖說一冊周香巖以爲張從正儒門事親殘本內有所云扁華訣病机者必此是矣急取證之果是新收本所缺者版刻行歛多同唯四圍雙線筆畫較精緻向毛汲古以爲朱板醫家圖說諒重刊于朱而不及初刊于金之古拙抑此刊在後印又在後故不如彼之工皆未暇深論第預蓄此二種以待今日之補全則余之書福何其大耶遂不惜命工重裝費倍所獲之直亦弗計也

已裝成爲嘉慶丙子中春越日展觀是爲上已前二日堯翁識 此宋刻醫家書零種不知其何總名茲所存者每葉板心俱可辨識曰撮要者一葉至四葉曰撮要圖者五葉至八葉爲一種曰五泄者一葉曰五泄圖者二葉曰五泄論者三葉至四葉爲一種曰病机者一葉至四葉爲一種曰扁華訣者一葉至五葉爲一種雖所存不過二十一葉而命名有四種亦足以備醫家采釋矣卷中有毛子晉圖書知爲汲古舊藏偶檢其秘本書目有宋板醫家圖說一本其卽此歟爰重裝之以藏諸讀未見書齋嘉慶冬十一月十八日兩廕黃丕烈識 後爲周漪塘先生借去還書之日爲題其籤曰張從正儒門事親中殘本則此冊固有全本矣丙子中春重裝附

於金刻原書之後內編華訣病机二種可用補金本所缺其
撮要云云存其重複可耳堯翁

新刊河間劉守真傷寒直格三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

張子和心鏡一卷

元刊本

此元本傷寒直格余得諸臬署前書坊玉照堂初攜歸時因
家有藏本此最後所失可鈔補以成完書故兼置之及取對
舊藏乃知此爲元時覆本而余所藏中卷卻缺二葉得此始
補全益信重本之不可不置也如此丙子秋分後一日宋屢
一翁

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麻一卷

影宋本

是書余亦有之蓋從李生尙之傳錄本手影者也原書亦屬

鈔本藏於社壇吳氏謂得自維揚江氏竹垞跋已非真迹因竹汀索觀故吳氏錄副以贈尙之受業於竹汀推步之術竹汀實授之故尙之亦錄本竹汀之跋存焉余從尙之本手影有吳文境跋故知其詳也竹汀跋與此所跋不同文義多出入未知此所據云何其校大夫卦爲禾乃登者乃竹汀手筆校于八月三日上方云此處不當有大夫卦蓋禾乃登之譌非跋中語也崑山徐相國家宋槧本今已不存云云余所見竹汀跋無之未知果竹汀語否余同年張子和孫伯元以此屬題爲識其原委若此伯元好讀異書若此類者余尙有一二種當出舊藏俾廣聞見可乎道光紀元辛巳冬十月下游四日復見心翁識

銅壺漏箭制度準齋心製几漏圖式 卷

影宋本

此銅壺漏箭制度準齋心製几漏圖式共二種見諸文淵閣書目陰陽書字字號準齋字五十四銅壺字五十五此本敘次先後互易從其古本之流傳也原書舊鈔當是影宋余恐流傳未廣錄副以便傳觀或互相鈔錄俾晦者益新豈不快歟道光癸未仲冬月蕘夫書

不得已二卷

鈔本

向聞吾友戴東原說歐邏巴人以重價購此書卽焚燬之欲滅其跡也今始於吳門黃氏學耕堂見之楊君於步算非專家又無有力助之者故終爲彼所誣然其詆耶蘇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矣己未十月十九日竹汀居士錢

大昕題時年七十二 初書估搦此冊求售余奇其名故以
白金一錠購之後李尚之謂余曰錢竹汀先生嘗以未見此
書爲言則此誠罕購之本矣因付裝潢求竹汀一言前所跋
者是也至於步算非專家余囑尚之詳論其所以適尚之應
阮芸臺中丞聘臨行揀還未及辦此當俟諸異日爾己未冬
十一月旣望書於聯吟西館黃丕烈

靈臺秘苑十五卷

校明鈔本

此靈臺秘苑十五卷係明人舊鈔雖有舛誤尙可是正近從
馬鋪橋周郝巖家借得騎龍巷顧氏鈔本各卷參差不一與
舊本次序無相合者舛誤處竟莫可是正矣舊鈔脫房星輝
文一條從周本補足卷十三羽林軍後脫葉因次序不對難

以補入姑就舊鈔目錄按顧鈔本而傳錄十一條未識是否當俟善本正之乙卯三月棘人黃丕烈端陽前二日書友吳東亭示以一新鈔本急檢卷十三文惟鈇鉞一條及王良一條與顧鈔本有歧異者因文理稍勝竟從新本謄清於卷中素紙餘條亦間參兩本正其舛誤焉蕘圃氏

均在末卷後

乙巳占十卷

舊鈔本

乙巳占一書曝書亭集跋僅云七卷竹垞以爲非完書而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與之合錢云始自天象終於風氣凡爲十卷則首尾固全備矣余於數年前聞長善浜程氏有此書久未得一見近年程氏有宦遊江右者因以所藏書售諸伊親毛榕坪余探知此書在其中

遂從榕坪購得用八金白銀易之書係舊鈔卷首總目外每卷各有子目此舊式卷一卷六米皆有官銜三行竹垞跋末之及宜著之俾讀者有考焉一云太史局直長主管刻漏臣成衎書一云太史局中官正判太史局提點麻書賜緋魚袋臣李繼宗校一云甯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博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封二百戶提舉臣邵諤嘉慶癸亥季冬月七日薨翁黃丕烈識

五行類事占七卷

明鈔本

嘉慶辛酉秋坊間收得汪秀峰家書內爲五行類事占三冊因憶讀書敏求記曾有是書歸檢之卷數卻合知爲舊本且卷中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又知爲竹垞藏本第一二冊

部面上猶爲竹垞手書洵可寶也第三冊部面旣失冊尾多破損痕字間有傷殘者命工重加補綴俟覓善本足之其紙皆明代嘉靖時冊籍紙背間可辨識蓋猶是嘉靖年間人所鈔也蕘圃黃丕烈

葬書釋注一卷

明刻本

向於郡城故家收得明宏治刻本地理四書內有葬書注釋一種甚古雅已爲希有之本矣檢敏求記載有鄭謚注釋郭璞葬書一卷云元默生鄭彥淵得此書於劉庶幾云傳之於杜待制繼又得王伯昌手錄孫院判本標題下書劉江東家藏善本七字二者俱有吳草廬題跋而孫本尤爲精密因加訂定從而釋之據遵王所記是葬書注釋以劉江東家藏善

本爲佳矣頃從經義齋與書友胡立羣談論出此葬書云是洪武舊刻閱其標題果有劉江東家藏善本七字則此刻爲勝矣通本首尾完善間有破損遂命工重裝而題數語以誌緣起乙丑八月五日蕘翁識

易林十六卷

校宋本

按陸敕先係從罍壘谷校宋本傳錄宋本藏絳雲樓已爲灰燼而壘谷校時未及舉錄宋本全注亦并未注出宋本卷數故此時傳錄于小注未校卷數亦未校改蓋皆非宋本之舊矣蕘翁記 余數年前曾見吳枚菴臨陸敕先校宋本易林一冊于書坊因其不全置之後爲袁壽階所得壽階又訪知盧學士抱經亦有臨陸敕先本遂借歸錄副而吾郡傳校者

皆從此出然書經三寫訛謬益多究以未見陸校原本爲恨
一日友人以枚菴家書籍求售者陸校原本適在因以白
金三兩購得而覆勘于前所臨本上陸本係姜恩刊本與此
毛刻本茲悉照校其中仍不無錯誤者或宋本如是抑陸偶
遺耳俟讀者自審之甲子二月薊翁

新雕注解瑤珠子三命消息賦三卷校正李燕陰陽三

命二卷

宋本

道光紀元歲在辛巳四月王府基書攤高姓攜一書來爲新
雕注疏瑤珠子三命消息賦書僅三十三葉索直餅金亦如
之且不可留但一展卷而已估人旣去檢諸家藏書目晁氏
讀書志載瑤珠子疏五卷焦竑經籍志載東方明

原誤瑤珠

子疏十卷徐氏舍經堂書目載王廷光瑤珠子三命消息賦三卷錢氏讀書敏求記載註解瑤珠子三命消息賦二卷方知此書雖星命之學歷來著錄若是况宋刻豈易得之耶爰復往迹之幸以價昂未有收者遂勉購之其爲卷三可正錢

卷之誤

葉昌熾按錢遵王所著錄係四家注本別一書也

蕪翁誤標顯李今注東方明疏

可補晁志脫注人姓名及東方明之失并正焦志朔字之誤十字之誤至於後附李燕推陰陽二卷此與晁志五卷之說合而其書則從未有聞也不意余年來羣書散佚之後而仍復見此秘冊雖欲罷不能矣我生何幸而於翰墨因緣猶若是之深也耶破涕爲笑不覺書魔之故智復萌已四月中旬迄七月下旬意興都無無暇作跋記其顛末入中秋月神采

稍旺因書此數語誌之至於儲藏家勝朝登學圃堂 國朝
入傳是樓墨迹圖章尤足引重至今日之出自誰何吾不得
而知之八月載生明堯夫記 消息賦載諸三命通會中就
行世本勘之賦文大同而小異卽有一二可補之字不敢據
以寫入雖云瑤瑤子注育吾子解注解不分無一語與此同
者想皆明人爲之耳堯夫俱在末卷後

三歷撮要一卷

影寫宋刊本

余佞宋故所藏書苟爲宋槧雖醫卜星相無所不收此陰陽
家言三歷撮要見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三歷撮要一卷無
名氏又一本名擇日撮要麻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宜翁云
其尊人尙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此卽是也是書載百宋

一廬賦中所謂麻要矜於所獨洵屬奇秘之本數年來廬賦盛傳于時遂有按籍以求者宋廬所存僅百一矣乃宋刻小種往往有影摹藏弄者不知世人何故嗜奇并影寫本亦復指名相索余笑曰名寶二字最足誤人余向之嗜此因所好在是故實事求之非噉名也乃藏書之名豔稱于時并其實亦亡諸是豈不可笑邪此書影寫本又爲人取去長孫尙欲留其副復倩人錄此其中每月諸事宜用如嫁娶至耕種等吉日以及萬通麻吉凶各說凶星等字皆作白文又各說中吉凶星下寅酉丑申等字六皆作白文今鈔胥憚煩悉空之余取而手補僅作方圍又於寅酉等字上下各以筆鈎之旁不著墨以別于原本之有圓圍者後之人亦可得其大概矣

他日或欲照宋本面目仍雙句郭填可爾道光乙酉孟夏月
望日雨窗堯夫書

圖畫見聞志六卷

前三卷元鈔後三卷宋刊

此元人鈔本圖畫見聞志三卷余向從東城故家收得者也
因其殘本未及列入甲等頃承周香巖以殘宋刻本後三卷
見遺與此適爲合璧雖各目不全而元鈔宋刻不皆古香穉
霸令人珍惜無比乎因宋刻本與此長短不齊遂損此舊裝
以期畫一上下方各以餘紙護之俾兩書原紙不傷而外觀
整齊於古書舊裝名爲損而實則益也已未五月堯圃記
此殘宋刻本圖畫見聞志四五六共三卷周香巖所藏書也
四月二十二日余訪香巖香巖詢余近日得書幾何余以潤

寶於玉峰所收元刻丁鶴年集明人葉德榮手鈔法帖刊誤
翻宋版圖畫見聞志三種對香嚴卽出圖畫見聞志一冊亦
余曰君所得者與此本同否余曰行款似同然亦記憶不甚
明晰矣香嚴曰此王蓮涇家藏書也余初得時亦認爲宋板
旣而見其字畫方板疑爲翻本曷攜去對之余曰此冊僅半
尙有前三卷否香嚴曰此殘本也余卽從香嚴乞之蓋余舊
藏此書元人鈔本止前三卷香嚴亦所素知故敢丐此以爲
尾之續也及攜歸與澗葵同觀亦認爲翻宋本遂取前所收
者勘之行款雖同而精墨俱饒古氣細辨字畫遇宋諱皆缺
筆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舊時背紙見原楮皆羅紋闊簾而
橫印者始信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證之此卽所謂臨安府

陳道人書籍鋪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書棚本如許丁卯
羅昭諫唐人諸集字畫方板皆如是益信其爲朱本無疑率
作一律酬香嚴以誌謝命工裝池與元鈔爲合璧所贈雖出
自良友而工費幾及緡錢四五千爲古書計所不惜矣補綴
之處有白紙者皆舊時誤寫字跡其蠹蝕之餘悉以一色舊
紙補綴遇字畫爛格缺斷者倩澗菴以淡墨描寫至原刻原
印之模糊缺失悉仍其舊減慎之至也余思此書朱刻向藏
書家無有是今所見雖殘本幸得元鈔相合差稱兩美於諸
讀未見書齋洵爲未見之書矣因述其顛末如此嘉慶歲在
己未中夏九日棘人黃丕烈識 附錄贈周香嚴詩元鈔藏
自我朱刻贈由君兩美此時合一書何地分翻雕模舊印缺

晝認遺文嗜古憐同志相從廣見聞 壬申立冬前一夕坐
兩百宋一屋中燒燭檢此與西賓陸拙生同觀時拙生亦自
玉峰科試歸而書籍街竟無一獲古書難得數年之間已判
盛衰矣余之重檢是書者閩門收載書畫家新得一圖畫見
聞志云是元人郭天錫手書亦係殘本友人陳拙安爲余言
之安知非卽是元人鈔本之原失耶聊設癡想附記博聞復
翁 閩門人家收藏郭天錫書者亦係前三卷但更缺失耳
字形稍大非此所遺也王震初爲余言之癸酉歲初六日復
翁又記 甲戌端午夏至日以番錢十六餅勉購郭天錫手
書殘本與此并藏郭冊爲明螢照堂車氏舊藏車氏收藏甚
夥有法帖精刊此郭書真跡當不謬也復翁記 郭天錫手

錄係月軒王氏藏本癸酉中秋後八日王震兄攜來得以展讀統計廿三葉半其文不全皆就所存裁割裝之成一冊其可考者曰圖畫見聞志敘論卷第一圖畫見聞志記藝卷上第二然細按之三卷至四卷五卷間有一二存者特無標題未可考耳最後一條云泰定三年丙寅十一月借余用中本錄用中謂是書得之四明史氏云十又五日天錫記錄此以見梗概復翁

書苑菁華二十卷

影宋鈔本

書苑菁華其原本迺先君文敏公所遺宋朝佳刻也仲兒珍藏篋笥宦游攜行已經三十年餘近兒物故猶子不暇檢閱遂失去第十六卷至終一冊余甚惜之復恐他日并其所有

而亡遂取過摹寫藏於齋閣後聞五芝龔君亦有是書且不
吝假人又得請歸續錄完之噫凡物聚散得失固有時也亦
由乎人也今偶留心典籍以全古人之書以存先子遺書之
意豈不快哉萬曆七年七月既望東海徐玄佐謹識 是書
於秋間得之湖估初不知其所自來中有歛遠猷印則吳中
故物也末有神廟時人徐玄佐跋謂其先文敏公所遺宋朝
佳刻從失去末冊後摹寫復賴別本續錄完之可謂勤矣按
徐文敏者諱縉位至少宰王文恪公之壻西洞庭人今子孫
不知若何而公之諡號猶藉後人珍重遺書留于楮墨不亦
幸哉已卯十月廿有六日雨窗長梧子識

嘉靖乙丑春三月十三日鹿甲居士史臣紀勘畢 隆慶三

年首夏顧玄緯載勘計四十葉 夏六月小暑日皇山七十

五翁姚咨又校一過 乙丑歲有書賈吳姓者持是求售予

因以下關錢易得下關海虞馮彥記均在卷末吳郡姑餘山人

沈與文校勘在卷首此冊余舊藏有年矣歷經名家收藏非

手校一過頃從坊間又獲一舊鈔本出自郡中賜書樓蔣氏

雖訛舛特甚而字句間有可爲此本校勘左證者悉用別紙

黏於上方舊時校語亦黏於別紙卽書校語於後注云蔣本

續校者皆余筆也古人審慎多作意揣之詞故未便輕改茲

得別本爲據可釋然無疑矣閒窗枯坐破一日工夫校此於

百宋一廛之北窗下時濃雲密布天意釀寒一種清冷之致

頗自得耳辛未冬至後四日復翁識

在卷末

衍極五卷

校舊鈔本

至正二十六年歲在丙午八月庚戌朔寫起至十有八日丁卯鈔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孫道明叔識時年七十歲

宏治丙辰十月十二日吳山盧雍謹錄於長洲烏鵲橋寓

所 康熙二年癸卯三月予僑寓吳門半塘偶過訪金孝章出示此書猶是吳魏菴先生家藏本也得未曾見喜而借鈔酬應之暇繕寫竣事始三月二十一日畢四月初七日通計一十六日老眼雖昏魯魚稍訂後之覽者尙毋忽諸江陰周榮起識時年六十四歲 周榮起字硯農江陰老儒書多手鈔精六書之學毛子晉刻較古書多其刊正年八十七乃卒

子長源字鄰侯亦文士二女曰禧祐皆工畫禧名尤著云吳
翌鳳附志時年丙午四月四日雨窗 衍極以五卷者爲佳
明神廟時刻猶如此近傳二卷非其舊矣讀書敏求記龍溪
令趙敬叔爲之鐔梓以傳今攷陳眾仲書云又喜趙龍溪之
能篤意於斯文然後喜箸書者之託以不朽也則此書在元
時富有刻本世所傳者不過明刻耳此冊尙是元人鈔本錄
出翫吳枚菴跋識是康熙時人周配農手鈔余所藏明刻本
當遜而居乙惟卷端有李齊序一首明刻反有爰補錄備覽
云嘉慶甲子六月廿日識於百宋一廬之北窗黃丕烈 越
歲庚辰於坊間見有藍格舊鈔本係從宏治時能靜元孫正
隆重刊本鈔出者取對此鈔實有脫失急爲手校其異於周

本上周本雖鈔自元人錄本然正隆所據必非無本故不憚
損汗此本俾文得其全也復翁 凡書不可不細校一通第
就其外而觀之謂某本勝某本此非定論也卽如此書先得
明刻本後得名人鈔本卽定爲鈔勝於此殊不然余向時知
未敢以明刻校名鈔近得舊鈔遂取以校鈔本知脫失有在
明刻所有者則鈔所自出本無也但文取其備因悉補之惟
是字句之間此或同於明刻或同於名鈔是明刻已見正隆
重刻本而名鈔出自元人錄本則所校必元刻故有不同也
名鈔本有一二佳字爲其所獨如反汗汗字極佳此字明刻
舊鈔皆作反復非矣不知妄作明刻極多神廟時本各書往
往如是故余校此本不復記出苟可與舊鈔證明而異乎名

鈔者文理較勝偶亦取之校畢後復警因記原委以質來者

見獨學人記

均在末卷後

衍極五卷

明刻本

此衍極五卷雖明刻本然分卷尙是舊第未經硬分二卷也
余得諸閩門橫街留耕堂書坊用白金六星蓋書不甚緊要
而敏求記載之當亦不恆有之書也癸亥夏至日黃丕烈識

圖繪寶鑑六卷

舊刻本

夏文彥圖繪寶鑑五卷載於讀書敏求者爲得其真他如津
逮所刻已合明欽天監玉泉韓昂續纂者而并爲六卷又何
論近刻之八卷者乎余所收論畫諸書如畫評圖畫見聞志
宣和畫譜廣川畫跋畫繼畫鑒等皆有舊刻名鈔惟此獨無

善本今觀此刻歎爲希有蓋書必求其初刻如此刻雖悲漫不可卒讀然五卷原書具在後附補遺與他本附補遺於六卷後者面目已改豈不可寶且收藏爲廬江王猶是幾百年前故物拜經樓主人以爲裝潢極精非民間藏書吾嘗見成化時閣本大唐開元占經每冊俱用黃綾作封面復用黃絹作籤條此可見官書鄭重卽裝潢可辨與此可互證也士良搜羅畫人姓氏可謂極詳然吾有疑焉嘉熙時有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二卷潛溪先生詳畫梅之原五代有滕勝華宋有趙士雷邱慶餘徐熙仲仁師楊補之今寶鑑所列一一不爽獨遺伯仁一人則士良之書殆有未盡耶聊記於此以備考壬戌仲秋二十有七日海甯陳簡莊攜此本示余云是吳君

兔牀所儲屬余題識越五日爲九月二日聽雨士禮居中緝
閱一過古香襲人殊破岑寂爰跋數語而歸之吳縣蕘圃黃
丕烈識

文房四譜五卷 枝舊鈔本

癸酉二月從吳枚菴借本校吳本初命門生揭濟陽生所錄
朱本朱本者朱文游所藏拂水蒙叟本也蒙叟本從趙清常
本對校者徐序是叟手錄蓋卽敏求記中所載本也趙清常
本借錄孫唐卿本當枚菴錄是書後復從李氏借得錢蒙叟
原本及趙清常原本親爲校勘以朱筆注錢黃筆注趙并錄
趙錢兩人之跋於後今余臨校但注錢趙而已此本得諸海
鹽家椒升所云筆之詞賦又每譜詞賦及易簡後序皆有之

是爲善本然筆之難說脫四十五條配之敘事脫九條則又不知何以異也幸賴吳本足之吳本有不及此本者詞句間當再爲斟酌耳復翁校畢識 余旣借吳枚菴校本手校此本矣因吳校得知吳本所從校者有錢蒙叟本又有趙清常本蒙叟所取以對校者兩本皆出同郡朱文游家余識朱丈時其書大半散去且余亦未及搜訪至此等書籍故是書亦無從問訊及見吳跋云云乃思文筆惟郡中周丈香巖收之最多因往訪之果有錢蒙叟本序係蒙叟手錄通體朱墨兩筆校勘亦出蒙叟手跡洵奇遇也顧有疑焉枚菴前借諸朱丈者的係真本吳云錢對校趙清常本并有跋今周本無蒙叟跋亦不見及趙本一語豈所謂錢以趙本對校者其詳載

趙本上前校菴借時錢趙兩本都見故得知其詳耶惜趙本未爲香嚴所收而其詳不可得聞矣最有異者校菴云錢作某今證諸錢本不合者亦甚夥抑又何耶俟持周藏錢本還質諸校菴想必有以核其實也錢本究係鈔本不無疑誤余此時專校錢本故無論是否之字錢本合於此鈔原本合於吳校本者皆有墨筆圈之或識其字於上下方所以徵信也若斟酌是非旁引曲證或卽就本書他處引用及別書所藏者祛其誤而存其疑是在讀者用心可爾癸酉暮春廿有五
日復翁 廿又六日續借吳校菴本知錢跋果在趙本此錢原本本無跋也 書史會要云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官至知陳州贈禮部尙書風度奇秀善筆札 馬端臨文獻

通攷作文房四寶五卷今人俗諺尙有此稱理或然歟 朱

文游所藏拂水蒙叟本甚爲精審予六七年前嘗見之濟陽
生從朱本錄出奈胸無點墨浪作鈔胥遂致齟齬不可卒讀

丁酉春日命門生搨之惜文游養疴閉關末由借其原本一

校讐也明年仲冬九月枚菴漫士議於東城寓舍 又明年

初夏文游出示拂水原本云蒙叟從趙清常本對校者卷首

徐常侍一序是叟手錄閱之訛脫依然殊失所望略正數字

再識於此漫士又書是夏六月文游丈復以清常元本見借

校正數字廿五日枚菴記 文房四譜四卷戊申八月中友

人孫唐卿氏自家山來奚囊中持此書因借錄并校其譌者

無慮數十續檢得徐騎省集中有是書之序不知何年失去

今錄如前可謂洛浦之遺矣時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海虞清常道人書於栢臺公署 文房四譜五卷此本闕二
卷筆之辭賦又每譜辭賦俱闕又脫易簡彼序非完書也丙
寅五月牧翁記 廿五日校畢錢本殊多疑誤之處因重向
校菴借伊校本覆勘始悉校菴所校有不盡出錢趙兩本者
蓋伊亦以錢本爲訛脫依然殊失所望略正數字也則余所
臨校之吳本非特錢與趙不可分辨且吳之校出於兩本之
外者亦不甚區別故重以吳本續校卷中云續案又云吳本
者吳鈔之本吳校者吳校之本皆非出於錢趙兩本也并補
錄諸跋以備參攷時癸酉三月廿又六日復翁

文房四譜五卷

鈔校本

那中有吳枚菴先生者余向年就試玉峰曾有半面未及把臂也及余知購書而坊間有善本送閱者往往出枚菴手鈔及家藏者方知枚菴好聚書其書之散遺者大半出其親友家蓋枚菴遊楚中書多寄諸他人所久而不歸家屬亦尋蹤訪之故親友亦無忌憚而爲此也此書卻帶諸行篋越三十餘年始歸故余與訂交并請觀其書是書在借校諸書中爲最精所據有錢東澗趙清常兩家本余校舉遺之繼思兩家本皆出朱文游舊藏朱氏書余友周香岩得之最多遂往問之錢本固在趙本無有也覆取對勘吳校有不盡據錢本與錢校趙本者疑惑滋甚復借吳本覆之而枚菴所校吳于錢趙具可剖析是錢趙之外又成一吳本矣往告之故欲一證

其所以異處枚菴又取一清本相示錢趙異字分注于下似以前本爲筌蹄也翌日枚菴過訪竟懇割愛欣然諾之此書遂爲余有爰記顛末于卷尾以誌良友之賜癸酉三月晦日復翁

硯箋四卷

校宋本

甲戌秋九月十九日爲長孫秉剛授室滎陽心力交瘁不獲觀書者幾日矣越一日適五柳陶君來道喜留之飯座間設及新收一舊鈔本硯箋上鈐吳岫圖記不問而知爲嘉靖時鈔本矣卽遣力請取晨夕稍暇卽手校一過內卷一第十三葉脫誤與陳錄吳槎客本同知此葉之亡來已久矣而其中佳處足證毛本之誤者亦復不少古書傳鈔豈能無誤得此

證彼可定去取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余旣得此陸本又得顧本并得陶本是三本也以三本參之而誤可正書之貴多者以此日來俗冗敗我清興此硯箋一本又引我觀書之興良朋之貺爲何如耶復翁書於陶陶室之北窗半是書房半臥房晨昏作伴有青箱閒來磨墨親揮翰一硯隨身友最良日來避巖移榻書齋晨昏起坐校勘尤便聊筆諸硯箋尾以紀一時樂事復翁此硯箋四卷舊鈔本西賓陸東蘿得諸臨頓里冷攤以遺余者插架無此書揚州本以時刻未之收昨歲于陳仲魚案頭見一鈔本思假錄未暇及此今適有此遂假歸手爲之勘一過而又以陳本之勝此及疑似者疏諸卷首素紙是冊舊有跋云從宋版出未敢以別本

擅改故別以校語附于前俾此冊仍存淨本云倘天壤間尙有宋版在或續遇之以折衷其是非豈不更快乎辛未秋七月中元前二日書于學耕堂復翁繼從坊間取得揚州本勘一過知與陳本無大異所見本此爲最矣復翁又記凡古書非的見舊本不可擅改此書雖有陳本未敢定其是非卽如吳淑硯賦成墨海於一細此及陳本皆作細按文義殊不通因五硯樓藏影鈔宋本事類賦適在余所取閱之果不謬蓋紐字也注引文房四譜曰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由此推之書之字以形似而誤者可勝言哉此賦全文具載本書壬申夏五月從試飲堂顧氏藏舊鈔本校顧氏本出汲古當是照宋錄本行款與陳錄吳本同更有勝處者卷

一中脫第十三葉唯顧本有之復翁記 余於古書每見必收故一書竟有重複至三四本者旁人笑之謂書足以備觀覽而已何誇多鬪靡若是余曰取其書之盡美又盡善也卽如此硯箋大概置揚州近刻而已矣余却未之蓄爲無裨本也見有海甯陳錄吳本矣擬鈔之未果也見有陸收鈔本矣因借陳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知陳善矣又知陸善矣而近本無取焉此陸本卽校陳本者因陸本善未敢污之僅錄校語于副紙適又遇顧本乃知更善於陳陸兩家本今後得宋本乃真善耳可見余之重複收書者無他期于盡美又盡善也旁觀者幸勿以爲笑復翁 顧氏試飲堂本仍復歸余余謂顧本同陳傳鈔吳本惟卷一多一葉爲勝此陸收舊鈔本

亦謂書係宋版對本精繕則未可全非矣前因無舊本故未敢輕汚後因有舊本遂重經校改今願本歸余自應各存兩本面目况世無宋本未容過爲軒輊願本居甲陸本居乙斯可耳癸酉元夕重裝記知非子又識

硯箋四卷

舊鈔本

硯箋四卷刊入揚州十二種中舊刻無有也去年曾見兩鈔本一則陸東蘿得諸冷攤者一則陳仲魚鈔諸友人者陸本既歸余遂借陳本校陸本似實有不同處然陳本與揚州本爲近未敢信陳本而疑陸本也頃五月下旬余世好願侍萱茂才出其家藏毛校本托余轉付裝池因得借校大段與陳本合而卷二硯說門石性堅膩如玉條脫小注蔡帖二字起

至唐中世以前條未甚貴三字止適多一葉蓋揚州本與陸本皆改易行款故不知其闕失卽陳本行款似與顧本合亦不免脫此一葉也時侍萱將游武林思攜贈百硯齋主人未敢請歸余其還書札有云余之得遇此書固余之幸此書之得遇余亦此書之幸謂此一葉苟非余表而出之不幾歸溷沒乎是實余區區愛書之心有以致此奇遇也迨侍萱自武林歸會面者數矣彼此不復及前事適鄉先輩陸西屏著有續硯箋留在案頭侍萱曾見之後中元日晚涼時來候余欲借陸書因言及毛鈔硯箋所贈之人未之受尙留篋中余未及待其詞之畢而卽要之曰余有陸本又有揚州本任君所欲攜一本去毛鈔本斷斷乎其必歸余蒙允翌晨相贈余迫

不及待急遣奴踏月相索彼此作書往復極一段情話不可無以記之爰誌其顛末如此至於此書既去復來以愛硯者而不愛說硯之書卒使愛書者終有之殆有數存乎其間不可令人思議已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中元後二日書於學耕堂求古居主人黃丕烈識 卷一誤書卷二癸酉元旦偶重展始知之堯翁記 題毛鈔本硯箋得箋字禁押本非 求書蹋月遞長箋窺秘華陽有洞天勝是多金遺舊物珍共完璧愈新鑄手中葉展真奇絕心上花開喜欲顛添得硯箋友硯史護持神物想琴川復翁漫筆 偶檢述古堂書目文房門高似孫硯箋四卷一本宋版知此書宋版尙留人間也余於古書因緣甚好或再遇宋版以贖我欲乎書此期之再按此本係

舊鈔而毛藏者前云毛鈔本誤也并記七月晦日復翁又識

均在末
卷後